

杜鹏程

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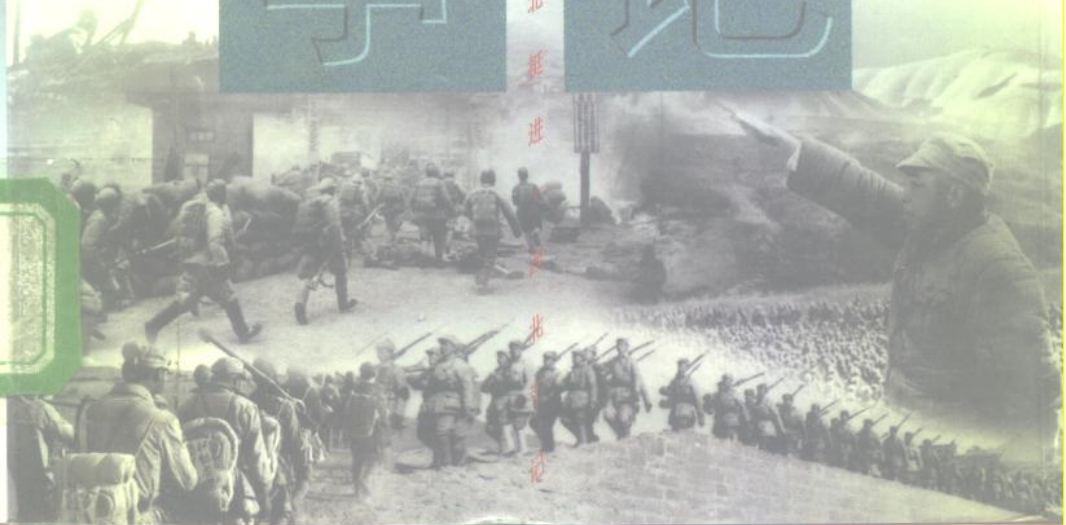
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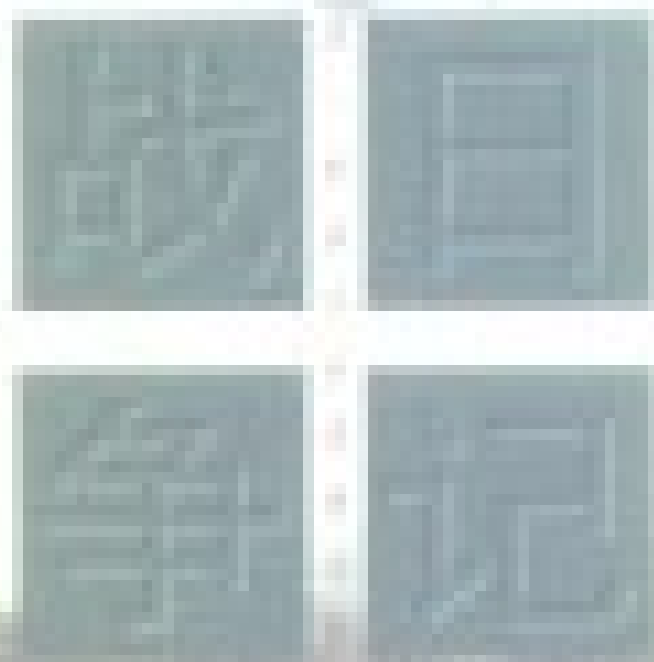
目

争

记

第一野战军转战陕北挺进





战争日记

(1947--1949 年)

杜鹏程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战争日记/杜鹏程著. —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1997.10
ISBN 7-5033-0874-5

I. 战… II. 杜… III. 日记-作品集-中国-现代 IV. I267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)

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

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7

字数:425千字 定价:21元(膜)

一九四七年

(三月至十二月)



1947 年 3 月 1 日

我调《边区群众报》，今天整天都在办接交手续。头痛，身体感到难以支持。这几天又没读书。

下午给母亲写一信，心里酸痛，我虽为七尺男儿却不能供养母亲，但愿母亲能原谅我这个穷贫的儿子。母亲是伟大的，儿子富有也好，穷困也好，顺利也好，倒霉也好，她总是深深地爱着你。

今日是星期六，想去找午人，可是黄风遮天，一时飞沙走石，只好作罢。

3 月 2 日

到西北新闻社和午人谈了谈工作。又在那里读人物杂志，这个

杂志办得很有特点，上面有许多名人的传记或生活片断，十分生动。屠格涅夫这位文学巨匠，四十年爱着一个已婚的女子，后来他说：“为了一个女人而沉溺于情感不能自拔……”。这一年多，虽然自己从未放松过读书求知，可是为爱情也耽误了不少时间。她爱上了别人，我失恋了，感情的迷失，使我几乎丧失了信心，他的话无疑是对我的提醒。

我已决定去《边区群众报》工作，去当新闻记者，生活在我面前展开了一条新路。事出偶然，这几年我很喜欢文学，试着写了一些文章和剧本，但对新闻工作感兴趣却是前不久的事情。一方面我的工作常常需要写点通讯报道，但主要是读了许多传记，其中有些作家就是新闻记者出身。我很向往写作，但如今我真正开始了以文为生的时候，心里又很不安。我在街上毫无目的地乱转，回来将书籍、行李整理好，又将收集的一些材料用布裹起，用针线缝起来，我自认为这是我的宝贝。我已二十六岁，要开始新的生活，那儿等着我的将是什么？

3月3日

敌人“全面进攻”破产以后，又转而进攻延安，庆阳已失，延安紧急，昨天二次疏散令已下，延安市进入紧张的备战疏散中。

远处传来驼铃声，大家忙着搬运东西；脚户呐喊，骡马嘶叫，狗吠人喧，灯火齐举，人们紧张地来回走动。延安——中国的革命圣地亲临大战了吗？感叹生于这交替时代的我辈青年。

打算明天收拾一下，到母亲那里去。唉！多么不安的脆弱的灵魂啊！

刚打算睡觉，高局长叫下乡动员借用牲口，我即欣然应允，背上枪独自慢行在山沟里。摸黑着一会走在河里，一会又走在乱坟

间，反正是瞎摸；到乡政府已是鸡叫二遍了，把乡长叫起来交待了一遍。我还在大路上持枪拉差。共挡住五个老百姓。他们有的是去卖柴，有的去卖炭，有的去卖粮食，统统被我挡了下来。五个老百姓一个三十来岁，老实忠厚；一个四十多岁，非常老实而且可怜巴巴；一个二十四五，精明懂事；另一个是柳林区模范村的，姓刘，这人在山西住了十来年，性格深沉，见识多，能说会道，有点滑头。我和他谈论着各种事情，老百姓特别喜欢听时事，我很可怜他们。老百姓实在可怜，有一杆枪可以为所欲为。他们那样安分守己，淳朴，在贫瘠的土地上过着艰苦的日子，还要受军阀、土豪种种压迫、盘剥。中国老百姓是多么可怜！我深深爱着他们。

延安疏散紧急，新闻单位也要疏散，报社派人来接我，我和来人背东西到报社，大家异常热情。

3月4日

一片战争气氛，各处都在忙着坚壁东西，打点行装。

3月5日

跑了一天办手续，把工作关系转到报社。

去高枫处，又与岳镇谈了很久。

3月6日

中午出发，一路黄风遮天，尘土飞扬。沿途搬家的行人、马车、牲口络绎不绝。个个都成了土人。讨厌的是北风迎面吹来，使人睁

不开眼，出不来气，憋得要死。是晚宿青化砭，遇一延川老太太去佳县看当兵的儿子。老人谈话间，处处流露出慈母的情怀。使我想起了：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，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……”这首诗。

3月7日

月亮高挂，雄鸡乱鸣，我即出发，在深夜的山沟独自背着行李疾行。北风迎面吹来，浑身如浇了冰水。天明到蟠龙。行二十里，走小路，人家说是五十里，直走到天黑。在阴暗的小沟中独自步行，行李压得双肩酸痛，两条腿麻木，肚子又饿，实在一步也走不动了。讨厌的是走错了路，千山万壑连一个人影也没有，只好乱走，至晚始到。工人们都来看我，非常热情，在被服厂工作二年多，群众对我太好了，这一点我永远不会忘记。

今天礼拜六，被服厂搞竞赛，我想搜集点材料写通讯。

3月8日

今天是“三八”节。工厂请我吃了饭，饭罢去各处了解工人突击生产的情况。由于我对工厂比较熟悉，大大地帮助了我的工作。准备明天回延，因为延安战情紧急。

3月9日

本来准备今天走，因为要开大会，讨论降低工资，我留下来参加。上午开会工人们发言热烈，我均详记以备报道。

3月10日

早晨出发，一路上牲口、大车、行人，婆姨娃娃，男的女的，提的挑的担的驮的不绝于途。有的人说延安特别吃紧，有的说进攻就在一两日中，传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不管怎样说我心里着实焦急。晚八时许摸黑到青化砭。这里只一家可怜的小店，一个炕，挤了十五六个人。我睡在炕边的石头上，没铺盖，冷得睡不着。半夜月亮到了头顶，我们就起身。一行五人，大家心里茫茫然，又困，眼皮像坠上了千斤石，走着路就睡着了。走了十里，我和村长找了一个冷窑洞，躺下呼呼地睡到大天亮。

一路上同行者有个理发员李志成，他1933年参加革命，调皮好玩，不爱学习不爱动脑子。他讲：长征时他是电话员，一次从黄河上拉电线，拉了四天没拉过去，他找陈昌浩说实在拉不过去，陈说：“娘卖×你们是吃冤枉的，拉不过去砍你的脑壳！”他还是想不出办法。于是去请教老乡，老乡说那要给河神许愿。参谋长说：“卵子，搞什么鬼，狗娘养的！”他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，并且一面走，一面还叨叨着：“哼，我是狗娘养的……”惹的参谋长大笑不止。此人调皮而有特点。他爱吃，常往伙房里钻，常违犯群众纪律，总之很像《毁灭》中的木罗式加。

3月11日

敌人首次轰炸，投弹八枚。

睡到天亮始行，早饭即到李家渠。一路上公家在搬，老百姓也在搬，但人心并不慌乱。中午到二十里铺，实在走不动，腿麻脚痛，似乎精疲力尽。太阳晒得发昏，口渴难忍，灰尘塞满了耳目口鼻，有

一线之路我就不走。但是今天出门已一星期了，不走怎么行呢。中午刚到家，敌机来了，听轰炸声好像在北门外，丢了八个炸弹，都丢在沟里。延安疏散光了，一切就绪，只等待战神来临，决一死斗。打是没问题，但这火药库什么时候总爆发，现在是分秒计算。

3月1日通知我到《边区群众报》社工作，3月5日办好手续，今天搬来行李算是正式报到。听说要我去报社外勤部。

这报社就设在延安南七里铺杜甫川口北侧高山上的两排土窑洞里。中央机关和《解放日报》以及新华社的大部分人员，已撤退到华北地区；西北地区新闻队伍要扩大，要成立西北新闻社。我和其他几位新调的干部，就是为充实这新机构而来的。因为干部缺，对外采访使用种种名义，实际上有实力的还是这报社。

致母亲信一封。

3月12日

早晨赵闻捷通知，今天下午让我和其他六人疏散到后方。过一两天，电台及全体同志均须搬到后方，因为从14日《解放日报》停止出版，许多事情都得这里办理。可能《西北日报》不日出版，不过也很难说，因为时局过于紧张。早晨起床后一看房子里什么东西也没有了，原来昨晚都埋藏起来。我所有的东西同志们均替我埋起来。中午到被服局、卫生署找人不遇，急急而返。刚走到河边，紧急警报响了，回去收拾后，于下午五时，一行六人出发，闻捷是我们的组长。我背的东西约有三四十斤，直压得喘不过气。行二十里天就黑了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大风卷着黄沙在山沟里疯狂地奔驰，眼睁不开，口里都是沙子。沙子借着风的威力，猛击着面部，打得脸生痛，脸上的土至少有两三分厚。又疲又累，肩膀疼，肚子饿，口渴；为了明天赶到指定地点，故今天晚上还得赶路。河水猛涨，只好走石砭

悬崖陡壁，几次险些掉下去。我视力衰退，人家在路上走，我却往水里走，实在够苦了。

有时大家一面走着一边说着话儿，我觉得中国这些优秀的知识分子，在整风后，精神变化很大。大家累得不行，在悬崖绝壁上冒险，老张还幽默地说：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，逗得大家哄然大笑。

是日夜约十一时宿延河砭，行程五十里。

3月13日

太阳出来始动身，刚行至安塞旧城水边，敌机飞来，轰炸声、炮声不绝于耳。大规模内战的炮声响了。三四个小时飞机一直在头顶盘旋、扫射。拍了拍身上的土，行约百米，飞机又来了。如此轮番，真够受了。下午到真武洞小餐，飞机又来了，只一顿饭工夫就来了五六次。至晚宿目的地——李家沟，这里只有十多户人家，是个很小的村子。

3月14日

闻捷领着大家修路，边区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精神上变化有多大啊。

下午去真武洞，天黑方赶回。和闻捷谈到深夜。我想，到这个新环境，我应该下决心给别人一个新印象，我应该怎么做？

我的毛病：1、不严肃、急躁、不切实际；2、生活散漫；3、粗枝大叶，言过其实。

从明天起应做到：

1、严肃可亲；2、慎重练达；3、仔细沉着；4、谦虚待人；5、少说多做。

最主要的还是少说多做，严肃慎重，和大家搞好关系，努力学习，专注事业。

3月15日

听说我们走后第二天延安遭到大轰炸，我们住的延河湾也遭了轰炸。

报社同志们都来全了，还没开始工作。编辑部开会暂分配我当外勤记者。

3月16日

早饭后即动身外出采访。今天的任务是了解本村的情况和发现访问线索。到四区二乡王岔，他们正搞土地典型（即土改试点）。

3月17日

动身去采访，到农村采访确实辛苦，要翻山越岭，累得要死。我想在这战争期间，我必须下决心，有意识地了解农村面貌。

早晨出发，走五里到雷坪塌，正逢一家老乡给孩子过岁，请全村人吃饭，每个老百姓都拿红线裹三两千块钱送礼。他们要我去吃

饭，我没去，翻过山到了刘家坪，在行政老主任家住。老主任家五垧好地是过去无故多占，这次被查出来，并退租六斗，老婆给我诉苦。下午全体工作同志均来了，即开村民大会。组织部长发动生产，整整讲了两小时生产计划，然后散会。我想这样只大讲道理，群众得益不多。下午他们走了以后，我四处走走，老主任的老婆以为我可以替他们说话，可以不让他退地，不出粮；但是一看不顶事，就对我冷淡起来。我一看连晚饭也成问题，于是和她拉起家常，她向我说了心里话，她怕儿子当兵。她的小孩子头上有个小疮，恰巧我带了几片潘米丁，给了两三片，全家的人都对我亲热起来，我从这里了解了村里许多情况。

在对这个村十二户人口调查中，我发现老百姓对牛对牲畜的情感那么深。

比如：这村谁有一头牛，谁光景就好，那就是说一头牛决定全家的命运。没牛的只能用镢头，年头忙到年尾，可种十垧地，并且常年忍饥受饿；而有一头好牛，种三十垧地都是轻松的，他怎么会不重视他的牛呢。

农民分配到土地十分积极，为了来年增产，农民跑十几里去扫硝，以用做肥料。

土地问题在老区比较麻烦，因为大多是农民与农民之间的问题，不能用阶级斗争办法解决。牵扯到内部就复杂了，想法也多了：1、土地怕打乱分，人心有些惶恐，雷坪塌有个老乡说：“这地谁知分给谁，先把树砍掉烧了，免得分给人家。”2、有些人土地革命时分的地多，现在这里难民多，必须往出调剂，他不愿意。3、是受命运等旧思想束缚，比如太黄塌村宋冒和李树发，到王岔后，分地之前非常高兴；但后来见人家窑洞地那么好，不敢住，“怕自己服不住，咱们穷人没那好命”，怕和地主住在一块抗不住人家。有的还觉得“平白无故就分人家的地和粮食，有点‘亏心’。”有的不敢斗争。数千年的压迫奴役，农民在精神上翻身多么不易。

我曾想在修路、植树、改良农作上想些法子，老百姓却敷衍应付，这方面农民很保守，个体活动的农民缺少公共观念，眼光短浅、自私，因之想在植棉纺花等事上推进一步也较困难。

3月18日

谁知道我们在这山沟当新闻记者是过着怎样的生活，每天背上背包，拄上一根棍，一天翻几座山，有时吃不上饭，平均一天跑三十多里。山沟的村子很分散，三家五家，十家八家，走到哪里婆姨、娃娃，大人老婆坐下就拉话，我想将来讲起这种生活人们很难想象。

昨晚我和房东老汉一块睡，趴在老乡锅台上整理材料直至半夜。早晨房东以黄酒白馍相待，我给了他们一点随身带的药，全家人对我都很亲热。早饭后即赴乡政府龙安。和赵大嫂谈了谈，她确是一个苦命的人，对人很热情，开通。她可能是个女共产党员。下午到龙安了解“纺织典型”。晚上回家，大家都坐在地上，膝盖就是办公桌，我整理着一天收集的材料。

3月19日

今天延安失守。

机关枪不住地打，飞机在头上整天乱扰。我边跑手里还拿着稿子，跑到山坡上拿出稿子又改，一切有多么紧张。每个人都无怨言，我想这就是我们之所以不可战胜的地方吧。据说敌人以三十四个旅，二十三万余人进攻边区，而我军仅二万五千人抗击。

在掩护中央和群众撤离延安中，罗元发领导的教导旅，还有警七团抗击董钊三个整编师，共六个整编旅，兵力1：14之比，抗击近七天。

3月20日

半夜起来开会，又紧急疏散，敌人先头部队进入延安，每个人都紧张地收拾行李。

敌人飞机整天在头顶盘旋、扫射。

现在一切都进入战争状态，我们有信心度过任何困难。要出油印报，在任何情况下，我们均要下午工作。

看柯南《延安十年生活》，颇多感触。

下午出发到真武洞参加“土地典型”的总结，真武洞就那么一条街，很少人影，听说在距此十里之拐沟开会，急赶至拐沟，已是上灯之时了。

看见李易方，他是个埋头踏实的人。

今夜即宿“观音庙塔”。

3月21日

中午开会，马部长讲话后，崔田夫讲话。他说在金盆湾有的农民软硬不相信敌人会来，几天几夜想着，想我们的力量，我们打的胜仗，决不相信敌人会来。可是敌人来了后，又光想敌人怎么厉害，像华池很多干部，敌人来后逃跑，即其一例。在安塞亦如此。盲目乐观，一变而为草木皆兵的悲观。

午间开备战会，晚上总结土地问题，颇有心得。